



奇普·哈里森系列

03

啖血记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 邬海静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1712.45
2051

奇普·哈里森系列 03

啖血记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
邬海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I712.45
205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啖血记/(美)布洛克(Block, L.)著;邬海静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4.4

(奇普·哈里森系列;3)

书名原文: Make it out with murder

ISBN 978-7-5327-6210-1

I. ①啖… II. ①布…②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61148 号

MAKE IT OUT WITH MURDER

Copyright: © 1970 by Lawrence Block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

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3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11-055 号

啖血记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 邬海静 译

策划编辑/龚容 责任编辑/顾真 装帧设计/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 插页 5 字数 82,000

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6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6210-1/I·3687

定价:35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533-8510898

本书献给雷克斯·斯托特,他可能是随便哪个人……

第一章

这个男人约莫四十或四十五岁的样子。我猜他身高有五英尺七英寸，按照他的体重，即使再高出四英寸也不够。他身穿棕色外套，属于那种本来不该起褶的双面针织料子。此人脚踏一双锃亮的棕色拷花皮鞋，穿一双深棕色的袜子。左手小指处戴了枚戒指，上面似乎嵌着一颗蓝宝石。无论如何，它是一块蓝色的石头，我认为任何蓝石头要么是蓝宝石，要么假装是一颗蓝宝石。

我知道这些并不是因为记性特别好或别的什么，而是因为我都写了下来。利奥·黑格说我根本不必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什么。他说我可以训练自己的记忆，使之能逐字逐句地汇报出所有对话，照相似的回忆出人们的穿着以及诸如此类的事。他说倘若阿奇·古德温^①能做到这一点，我应该也能。

他说，我只是需要多练。

我也不知道。也许他说得对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得抓住所有机会好好训练。我想，假如哪天我能在翌日清晨想起前一晚把腕表摆在何处，那该有多么美好。

不管怎样，有些事情要先交待清楚。在为你写这一切的过程中，有些事实是我已经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上的，还有一些是我恰巧记住的，像对话之类，我尽量在脑子里搜寻最接近于当时场景的记忆。我的头脑里并没有录音磁带，但我确实会去倾听人们谈话的内容，甚至留意他们说话的方式。我想这是通常来说所能达到的、最接近于真实的地步了。

跟踪这个穿棕色外套的家伙真是无聊。我是在第八大道上的四十五至四十六街之间的“华丽华丽剧院”门口瞄上他的。那是在下午一点三十七分，八月第三个星期三的下午。他从剧院里出来（清一色男演员！三级片！只限成人观看！），带着忐忑不安的眼神，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如此，想要确定没被认识的人看到，又得装出并未东张西望的

① 雷克斯·斯托特笔下虚构的侦探形象。

样子。

我盯上他是因为他正心生怀疑，这让我觉得很有劲。很可能他对我不单单是个挑战。

你看，我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要跟踪这个男人。这就是利奥·黑格所谓的一次实习训练。那会儿，我们手头上没有案子，虽然他喜欢我在他旁边转悠，在他逗热带鱼玩的时候听他说话，但是，他付给我工钱，而我却毫无作为，最终我们俩都会为此感到不安的。于是，他派我出去跟踪人们。我可以站多久就跟踪多久，然后回去把我的影子行动打出一份报告来。他会非常挑剔地阅读报告。（说实在的，我非常惊讶，他竟然坚持读完了这些报告。因为当你只是跟踪一个妇人，从她的寓所到超市，然后再回来，这样一份详细报告里应该没什么激动人心的情节。）

然而，他说这么做可以提高我的观察能力，增强我的跟踪技能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而且，这对我新闻工作能力的提高大有裨益。顺便说一下，利奥·黑格非常看重这最后一项技能。他说，仅仅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侦探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有人助他声名远播。

穿棕色外套的男人到处逛游。从剧院出来，他来到百老

汇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，点了杯咖啡和一块西梅丹麦酥皮面包。我坐在离他几张桌子开外的地方，假装喝着冰茶。他走出咖啡馆，拐到四十二街，进了一家名叫“第一修正案”的书店；虽然是个不起眼的门面，但店如其名，把言论自由发展到了极致。我不知道他在那里买了什么，因为不想跟在他后头进去，我就在外面走来走去，努力使自己看上去不像个皮条客。我想，也许通过专心致志地想梅拉妮·特里劳尼，我能更轻易地给自己打造出一个更加异性恋的形象。

光想念梅拉妮·特里劳尼可能还不足以让我看上去更像个异性恋，却绝对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异性恋。而且对我来说，想念梅拉妮·特里劳尼十分容易，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，我基本不想别的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思念梅拉妮·特里劳尼比与她待在一起更有成就感，因为在想像中，我让自己扮演了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，在现实生活中却做不到。

在我头脑里上演的这些小小的戏剧中，梅拉妮是不会这么说的：“我想我们应该等到彼此更为熟悉，奇普。”或者，“我不确定我想要一段稳定的关系。”或者，“停下来！”

当我抚摸她大腿上部柔软的肌肤时，我精神上的梅拉妮，我那开放的、顺从的梅拉妮像只小猫似的发出满足的低

吟，那个穿棕色外套的男人偏偏挑了这个时候从“第一修正案”里走出来，胳膊下夹着一个包裹。从包裹的尺寸和形状来看，像是些杂志。我大概知道那些是什么杂志。

他向西行，利落地去往第八大道。就在拐弯前，他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，同一位瘦高个儿的男子交谈起来，那男子穿着褪了色的牛仔裤，脚踏簇新的牛仔靴。他们说了一会儿话，显然没有谈妥。我的目标人物耸着肩膀，脚步蹒跚地走开了，穿靴子的男子对他竖起了中指。

在第八大道的另一边，他的运气似乎要好一点。他再次在一扇门外停了下来，他们碰头时，我尽可能不惹人注意地闲逛着。他俩并肩走向第九大道，两个街区之外好像有间旅店，至少某个路标上是这么写的。从那家旅馆的外表看，我觉得如果你立即需要一只蟑螂的话，来这儿必有所获。

旅馆紧挨着一家卖酒的商店，他俩先在那里停下来，那个穿棕色外套的男人进商店买了瓶酒，那个皮条客等在外头。穿棕色外套的男子拿着一品脱酒出来，然后跟皮条客一同进了旅馆。

我都打算随他去了，骂了一声见鬼，或者再去跟踪别人，或者收工回家，但黑格几天前曾告诉我，成功的监视者最难维

持的就是耐心。“你必须培养坐功^①，奇普。专业性的一个标志就是不该轻举妄动的时候绝对要按兵不动。”

我走进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，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柜台凳子上练习坐功。当天的特供是肉糜饼，也就是说，店家昨晚打扫卫生了，要不怎么能收集到那么多的肉末儿呢。我要了个糖衣甜甜圈和好多淡咖啡，全心全意地培养一种无为而治的本领。

我这么做的时候，脑子里又想了一下梅拉妮·特里劳尼。

我大约是一个月前认识的梅拉妮。那时我正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里犹豫着是否要来一份“甜蜜使者”^②。我不确定我是否受得了这个月风味特别的巧克力熏牛肉，但它确实别具一格。一些熟人打声招呼一闪而过，然后，某个带着吉他的把大家聚到了一起，最后大伙儿围坐在一块，唱着积极向上的歌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派发起自家制作的香烟来，烟卷里装的

① 原文为德语：sitzfleisch。

② 美国一家历史悠久的冰激凌制造商。

是有机的、非致癌的烟草替代品，但我只是把香烟传给别人，因为此时此刻，我看见了梅拉妮，我已经亢奋了起来。

我们开始攀谈起来。当我遇上一个真正令人刮目相看的
女孩时，在一方或者双方意识到彼此能轻易地就让对方无聊
得要死前，十次有九次也许我们只需要对上十四句话。只是偶
尔，比如十次里有一次，这种情况不会发生。通常这个时候，
我就会得意忘形。

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，有的时候两个人遇上了，最美妙
的事就是直接到最近的床上来一场鱼水之欢。还有的时候，他
们可以从容不迫真正从相互认识开始，这也甚好。两种情况都
不错，当这两人察觉到情况并不像上述两种那样，问题就
来了。

我并不是说梅拉妮真的让我束手无策。我得承认，有时
我确实是那么觉得的。梅拉妮觉得我们必须先从容不迫地发
展，而我觉得我们需要花的相处时间应该仅仅是脱衣服的时间。
因为梅拉妮总是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扎染的紧身上衣，脚蹬
凉鞋，除了她甜美的身体，这三件衣物底下什么都没穿。鉴于
我迫不及待地想不解纽扣就把衬衣脱了，所以这整个过程应
该花不了太长时间。

我做得并不像你听上去的那么糟。我是说，我不是斯坦利·斯图德，他每天晚上都得跟一个女人睡觉，否则他的生殖器会发霉。我每晚需要一个女人，但我已经学会了忍受失败。梅拉妮与我，我们正慢慢地从肉体上相互了解，最终事情会水到渠成。在那之前我还是无法睡好觉，可我下决心要熬过去。

我坐在柜台旁边搅动咖啡，想让自己相信真的想喝。每隔几秒，我都会透过窗户向外张望，看看那个穿棕色外套的男人是否完事了，并准备带我去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地方。每当有人选了与棕色外套男相同方向的线路时，总要引得我侧目一瞥。这便阻碍了我去想梅拉妮。

最近有件事让我很烦恼。我无法逃避一种感觉，那就是梅拉妮有点虚无缥缈。

因为，也许就在过去的十天里，她的行为举止一直有点奇怪。她会无缘无故地突然笑起来，几分钟后，她可能开始哭泣，也不说为了什么流泪。几天前，她解释了原因。她相信自己快要死了。

“我的两个姐姐已经过世了，”她说，“起初，罗宾死于一场车祸。接着，杰西卡从窗口跳了下去。只剩下我们三个，凯特琳、金和我，再下去我们也都会死的。”

——“也许是七十年之后，而不大可能是明天，梅拉妮。”

“可能就是明天，奇普。”

“我想，你恐怕服药过量了。”

“不是吃药的关系。反正，我现在清醒得很。”

“那我就不懂了。”

她的眼睛，一度由蓝变绿，又由绿变蓝，这会儿是一种鲜蓝色。“有人要杀我，”她说，“我有预感。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像我说的那样。罗宾和杰西卡已经被杀了——”

“嗯，杰西卡是自杀的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她会自杀？”

“我的天哪，梅拉妮，你刚才就是那么说的，不是吗？你说她自己从窗口跳了下去。”

“或许她是。她……也许她是被人推下去的。”

“噢，哇！”

她低下头，闭起眼睛。“哦，我不知道我正在说什么。我什么也不知道，奇普。我只知道我最近有的那种感觉。那就是，特里劳尼家的姑娘都会死，我就是那下一个。也许罗宾的意外真的是意外，也许杰西卡确实是自杀。她并不十分稳定，

她有一种奇怪的生活方式。我知道一定是这样。但是——我害怕，奇普。”

那之后，我见过她一两次，她不再那么歇斯底里。尽管，她还是说到这个话题。她试着冷静面对。

“奇普，为一个私人侦探工作似乎是件好事。这样，等我被谋杀后，你就可以调查这个案子了。”

我本该告诉她不要胡说八道，她不会被杀死的。她本该说她只是开个玩笑。只不过，她倒不全是在开玩笑。

我并不认为咖啡馆是设置监视的最佳地点。不单因为咖啡很烂，还因为顾客大部分是同性恋。

对我来说这也没什么问题。我并不因为跟同性恋在一起而感到不自在。我现在就有几个同性恋朋友。但问题在于：你坐在那样的一个地方，用一杯咖啡来消磨时间，并且假如你风华正茂，身材又高又瘦，据说通常这种体格的人出现在那边，很有可能是出于一种特别的意图。好吧，人们无疑会得出这种结论。

气氛开始不对劲了，于是我付了咖啡钱，跑到外面去等。我觉得结果情况反而更糟了。我在外面站了不到五分钟，就有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过来搭讪，他带着一个小型手提皮箱，一

蓬白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。

我掏出钱包，飞快地给他看。“警察，”我说。“监视，”我说。“立刻走开，”我说。

“哦，亲爱的，”那个男人说。

“快走开，”我说。

“我什么也没做，”男人说，“只想请你喝上一杯，绝对真诚——”

“上帝啊，走开，”我说。

“我没被逮捕吧？”

马路对面，那个穿棕色衣服的男子出现在旅馆门口，仍旧拿着装杂志的包。我告诉这个蓄着胡子的蠢驴，他没有被捕，但如果不滚远点，就会被抓起来。

“你不是刑警队的吧？”

“禁毒处，”我说，竭力要摆脱他。

“但你应该在刑警队，”他坚称，“你能骗过任何人。”

我认为他一定把这种说法当成了恭维。这会儿我不会在意他说些什么，因为穿棕色外套的男子向地铁站走去，我得赶紧跟上，否则就会把目标给丢了。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：也许我的确想跟丢他，但不管怎样，为了摆脱那个蓄胡子的男人

令人厌恶的奉承,我进到地铁入口,就在投放箱子通过闸机时,我看到了棕衣男子。实际上,这次是他跟在我后面一点,因为他得买个箱子,而我的一个口袋里总是装满箱子。利奥·黑格认为他的助手应该随时有应急的办法。

我买了张报纸,为了遮住脸,同时也为了打发时间,这样我就能知道我们要坐哪趟车了。结果,我们上了一辆驶往华盛顿广场的列车。我们上去,绕了一圈,然后换到开往长岛城的E号列车。这令我有些疑惑,因为四十二街上就有相同的E号列车,而且可以节约两英里的路程。但我想也许他改变了主意,最后一分钟有了某个到皇后区^①去的特殊理由。

在长岛城站,就在车门正要关闭的当儿,他下了车,假若那一刻我不是恰巧站在靠门的地方,那么我可能就到了法拉盛^②,或者某个像它一样奇怪的地方。但是我下了车,而且立刻与他反向而行。走了差不多二十码,我再扭头一看,他就在那里。我再想转过去,但他正在用手示意。

我就站在那儿。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。

① 纽约的一个区。

② 皇后区内一个区域。

“瞧瞧吧，”他说，“我开始要生气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整个下午都在跟踪我，小子。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原因吗？”

利奥·黑格总是告诫我要在经验指导下运用我的本能。他从尼罗·沃尔夫那里偷来这条忠告。问题是我没太多经验，我的直觉也不总是那么敏锐。

但我嘴里却这么说：“我有话要跟你讲。”

“那好，但是你本来可以在第九大道就说了，小子。不必等到我们在曼哈顿岛乘个来回吧。”

“问题是，我不知道你是否就是那个男的。”

“哪个男的？”

“那个老是缠着我妹妹的已婚男人，如果你是——”

好吧，他他妈的当然不是，我俩脑海中同时卸下了负担。他哈哈大笑，他说了很多，但就是不给我解释他为什么绝对不可能鞍前马后地围着某人的妹妹，或者去结婚，于是我们分道扬镳，各行其路。我上了另一辆 E 号线列车，开往我来的方向，而他则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
至少在到达第九大道之前，他还没有发现我。我想这多